

王氏醫案

元亨

(二)

醫之道難言矣非有絕人之智則不克澈其精深非有濟世之仁則不肯殫其心力仁且智矣而無著述以傳則澤及一時而勿能垂百世此軒岐所以有著述也古者醫必三世治尙十全醫者皆深通是道故內經之書簡奧不繁至漢張機始備方至宋許叔微始有醫案由後世以醫爲市業者多而知者愈少不得不詳述醫案俾循途不悞亦仁人之用心也叔微之後張果有醫說明孫泰來輯其父一奎之治驗陳桷記其師汪機之治驗並爲醫案江瓘復有名醫類案國朝魏之琇續之此皆宅心仁智非炫世弋名者其書至今重焉余家杭州五十載閱醫多矣求其能通內經者蓋尠能自述其治驗者則未嘗有也

後交王君孟英而得見其書心竊異之今聞楊君素園將爲續梓余不知孟英之學于仲景何如也若以繼叔微諸君之書誠無愧矣故爲之序孟英內行之篤治術之精已見楊趙序中不復贅云庚戌七月旣望秀水莊仲方

古王者慮民之疾痛天札也而設醫官予之祿使士人爲之綦善也降自後世民不聊生於是去而爲醫以餬余口問之醫蓋茫如此非生民之灾乎孟英志古之士也尊甫黹滄先生喜施予捐館之日家赤貧賴母夫人以儉勤支柱孟英孤露輒思自異精於醫非所志也故嘗披覽墳素慨慕古人落落自喜其胸次有如此而余則闕其處己之私有較然不欺者如與弟同財事母無私蓄交友不負平生之言數端者於古人爲難其他隱德細行可無論也今年春兒婦產後病劇諸醫罔效孟英自江右歸而五閱月之錮患以釋夫自來操術之奇或富有著述或獨行堪師見諸志乘者代不過數人若孟英兼而有之其必傳

無疑顧予獨慨乎今之世去古日遠而士之有志於古者不能
不挾術以與今遊則幾何而不以今之醫溷之也然則孟英亦
慎持此志乎哉孟英向有回春錄醫案行世張君柳吟復輯近
案名曰仁術志余參與其事今將續梓謹以余所知其人者錄
其大槩焉以序庚戌七月仁和趙夢齡

善也到自對世只不顧主依其去而為醫以贈余口問之醫者
古王各以因之悉融天休世而建醫官士之類斯士人無之

例言

一孟英醫案周氏采自甲申迄於癸卯凡二十年治驗僅得二卷其遺漏必多然不遑補輯茲起甲辰仍仿編年之例以便逐年采續

一詳載姓字信而可徵此前例當遵非浪費筆墨第見聞有限難免遺珠還望四方同志廣爲蒐羅也

一回春錄所載雜證之案爲多感證之案間及而已良以感證方治每多相似周氏不諳斯道諒難覽別而孟英於內傷外感無所不長至於治溫尤推巨擘茲編於溫證治案不忍多刪讀者須於大同小異之中澄心研究自可悟其微妙也

刻不究但須校對真確庶不貽誤後人

王氏醫案續編卷一

原名仁術志

浙西王士雄孟英醫案

山左張

鴻柳吟手輯

高若舟偶患腹脹醫投溫運漸至有形如痞時欲衝逆吐酸益
信爲虛寒之疾溫補之藥備嘗飲食日減其痞日增肌肉漸消
臥榻半載甲辰春迓孟英診脈沈絃而爽滑大解不暢小溲渾
短苔色黃膩乃肝鬱氣結鬱則生熱補則凝痰與卮棟莢連元
胡烏藥旋枳雞金鼈甲茹橘苓夏等藥服之證雖遞減時發寒
之氣鬱而欲伸之象
熱四肢痠痛或疑爲瘧孟英曰此氣機宣達鬱熱外泄病之出
路豈可截乎參以秦艽柴胡豆卷羚羊蠶砂桑枝之類迎而導

此少陽

之人皆疑久病元虛。藥過涼散。而若舟堅信不疑。孟英識定不惑。寒熱漸息。攻衝亦止。按其腹尚堅硬時。以龍薈滾痰丸緩導之。飲食遞加。漸次向愈。若舟善作隸。因集詩品書一聯以贈孟英云。古鏡照神是有真宰。明漪絕底如見道心。蓋頌其隔垣之視也。

趙聽樵室高若舟之妹也。去冬偶患腕痛。黃某治之。漸增頭疼。腕痛而過投香燥亦能致此證。况誤投溫補乎。

眩暈氣逆嘔吐痰多不寐便溏不食經事不行。始謂其虛。三月

後又疑爲娠。諸藥徧試。病日以進。若舟延孟英脈之。左絃而數。

右滑以駛。曰病藥耳。旬餘可瘳。趙疑大病小視。不服其方。越半

月病者頸輒頭難舉。醫謂天柱已倒。勢無望矣。若舟聞之復懇。

援於孟英。疏方仍是前診之法。趙問此病諸醫束手。大劑補藥。尙無寸效。而君兩次用藥。皆極清淡。雖分兩頗重。亦焉能有濟乎。孟英曰。子何愚耶。藥爲對證。乃克愈。病未愈而補之。是助桀也。病日加而補益峻。是速死也。原彼初意。非欲以藥殺人。總緣醫理未明。世故先熟。不須辨證。補可媚人。病家雖死不怨醫者。至老無聞。一唱百和。孰能挽此頽風。令壺體質雖豐。而陰虛有素。是以木少水涵。肝陽偏盛。上侮於胃。則爲脘痛。斯時投以酸苦泄肝。甘涼養胃。數日而愈矣。乃溫補妄施。油添火上。肺津胃液。灼燥無餘。怒木直升。樞機窒塞。水飲入胃。凝結爲痰。雖見證多端。皆氣失下降。豈可指眠食廢。以爲勞。月汎爽而爲妊耶。

葉氏獨得之秘。

予以大劑輕淡之品肅清氣道俾一身治節之令肝膽逆升之火胃府逗留之濁樞機鬱遏之熱水飲凝滯之痰咸得下趨自可向愈不必矯枉過正而妄以硝黃傷正氣所謂藥貴對證而重病有輕取之法非敢藐視人命故將疲藥塞責也趙極感悟投匕即效踰旬果安又一月經至嗣與滋養康復如常越二載又病復惑於黃某而孟英之功盡墮惜哉

發熱惡寒
頭疼自汗

皆桂枝證

此人必津

液素虧因

汗出而益

耗其津故

肝失所養

馬某年三十餘素用力患發熱惡寒肢振自汗少腹氣上衝胸頭疼口渴孟英診曰衛虛風襲而絡脈久傷肝風內動與建中建中之力在餽糖今去餽仍桂枝法去錫加龍牡石英薤蓉棟實桑枝數帖而痊

李燕標參戎於癸夏將欲赴都館於石北涯家頃後患疽外科

而上衝肺
胃失所養
而口渴也

僉云不治。孟英薦老醫朱嵩年療之漸安。孟英偶診其脈。謂北
涯曰。李證有可愈之機。脈難久享其年。北涯驚問所以。孟英曰。
左尺堅搏。真陰已傷。非善象也。既而告痊。北上。今春果卒於京。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納妾。雖露其情。而子孫以其耄且瞽也。不
敢從。因此漸病。狂惑羣醫咸謂神志不足。廣投熱補之藥。愈服
愈劇。始延孟英診之。脈勁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無制。
曰。此稟賦過強。陽氣偏盛。姑勿論其脈證。即起病一端。概可見
矣。如果命門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興此念頭。醫見其老。輒
疑其虛。須知根本不堅實者。不能享長年。既享大壽。其得於天
者必厚。况人年五十。陰氣先衰。徐靈胎所謂千年之木。往往自

此四損證
之最重者
治稍不善
變證紛如
便不可保
此案深可

焚陰盡火炎。萬物皆然。去冬吾治邵可亭。孤陽喘逆。壯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飲。灌至二百餘斤。卽梨汁也。病已漸平。僅誤於雨。瓊薑湯前功盡墮。可見陰難充長。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參戟河車等藥。服之已久。更將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極之陽乎。尋果不起。

程燮庭乃郎芷香。今春病溫。而精關不固。旬日後陡然莖縮。寒顫自問不支。人皆謂爲虛癰。欲投參附。孟英曰。非癰也。平日體豐多溼。厚味釀痰。是以苔膩不渴。善噫易吐。而吸受風溫。卽以痰溼爲山險。乘其陰虧。陽擾流八厥陰。甚易豈容再投溫補。以劫液錮邪。而速其痊厥耶。伊家以六代單傳。父母深憂之。堅求

良治。孟英曰。予雖洞識其證。而病情膠轕。縱有妙劑。難許速功。治去稍乖。亦防延損。雖主人篤信。我有堅持。恐病不卽瘳。必招物議。中途岐惑。其過誰歸。倘信吾言。當邀顧聽。泉會診。既可匡予之不逮。卽以杜人之妄議。程深然之。於是王顧熟籌。安治。午後。進肅清肺胃方。以解客邪。蠲痰溼。而幹樞機。早晨投涼腎舒肝法。以靖浮越。搜隧絡。而守關鍵。病果遞減。奈善生嗔怒。易招外感。不甘澹泊。反復多次。每復必莖縮寒顫。甚至齒縫見紫血。癍指甲有微紅色。溺短而渾黑極臭。孟英曰。幸上焦已清。中樞已運。亟宜填腎陰。清肝熱。以西洋參。二冬。二地。菴蓉。花粉。知蘗。連棟。斛。芍。石英。牡蠣。龜板。鼈甲。阿膠。鷄子黃。之類。相迭爲方。大

凡痰飲內
盛之人服
寒熱藥皆
如石投水
人皆以為
稟賦之異
不知皆痰
飲為患也

劑連服二十餘帖。各恙漸退。繼以此藥熬膏晨服。午用繆氏資
生丸。方各品不炒。皆生曬研末。竹瀝為丸。枇杷葉湯送下。服至
入秋。始得康健。孟英曰。古人丸藥皆用蜜。最屬無謂。宜各因其
證而變通之。此其一法也。

翁嘉順室。婉後發熱。竹林寺僧治之。不應。溫龔二醫皆主生化
湯加減。病益劇。請孟英診之。脈稟滑微。數曰。素體陰虧。熱自內
生。新產血去。是以發熱。惟譖妄昏瞽。最是嚇醫之證。渴喜熱飲。
宛似虛寒之據。宜其猜風寒而表散。疑瘀血以攻通。帖帖炮薑。
人人桃桂。陰愈受劫。病乃日加。幸而痰飲內盛。津液未致涸竭。
與蠲飲六神湯去橘半。加西洋參。生地。花粉。竹茹。知母。生白芍。

人皆以爲
稟賦之異
不知皆痰
飲爲患也

爲劑數日而瘳。逾旬復發熱。或疑涼藥之弊。或謂產蓐成勞。眾
楚咻之。病漸進矣。其小姑適吳氏者。向役於宴曹。俗謂之活無
常。偶來探病。忽仆地而僵。口中喃喃。或問汝嫂病何如。答云須
服王先生藥。人皆異之。次日仍乞診於孟英。曰脈浮數而絃。是
風溫也。與前病異。便瀉無溺。肺熱所迫。大渴無苔。胃汁受燥。亟
與天生建中湯頻灌。卽蔗汁也。藥王大劑甘涼。果得津回舌潤。
漸以痊可。病染於姑。孟英診曰。高年陰氣太虧。邪氣偏盛。玉版
論要云。病溫虛甚死。言人之真陰甚虛。曷足以禦邪熱而息燎
原。可虞在兩候之期乎。至十四天果殞。而嘉順亦染焉。初發熱
卽舌赤而渴。脈數且澀。孟英曰。非善證也。蓋陰虛有素。值憂勞